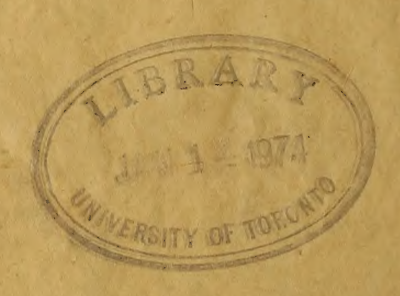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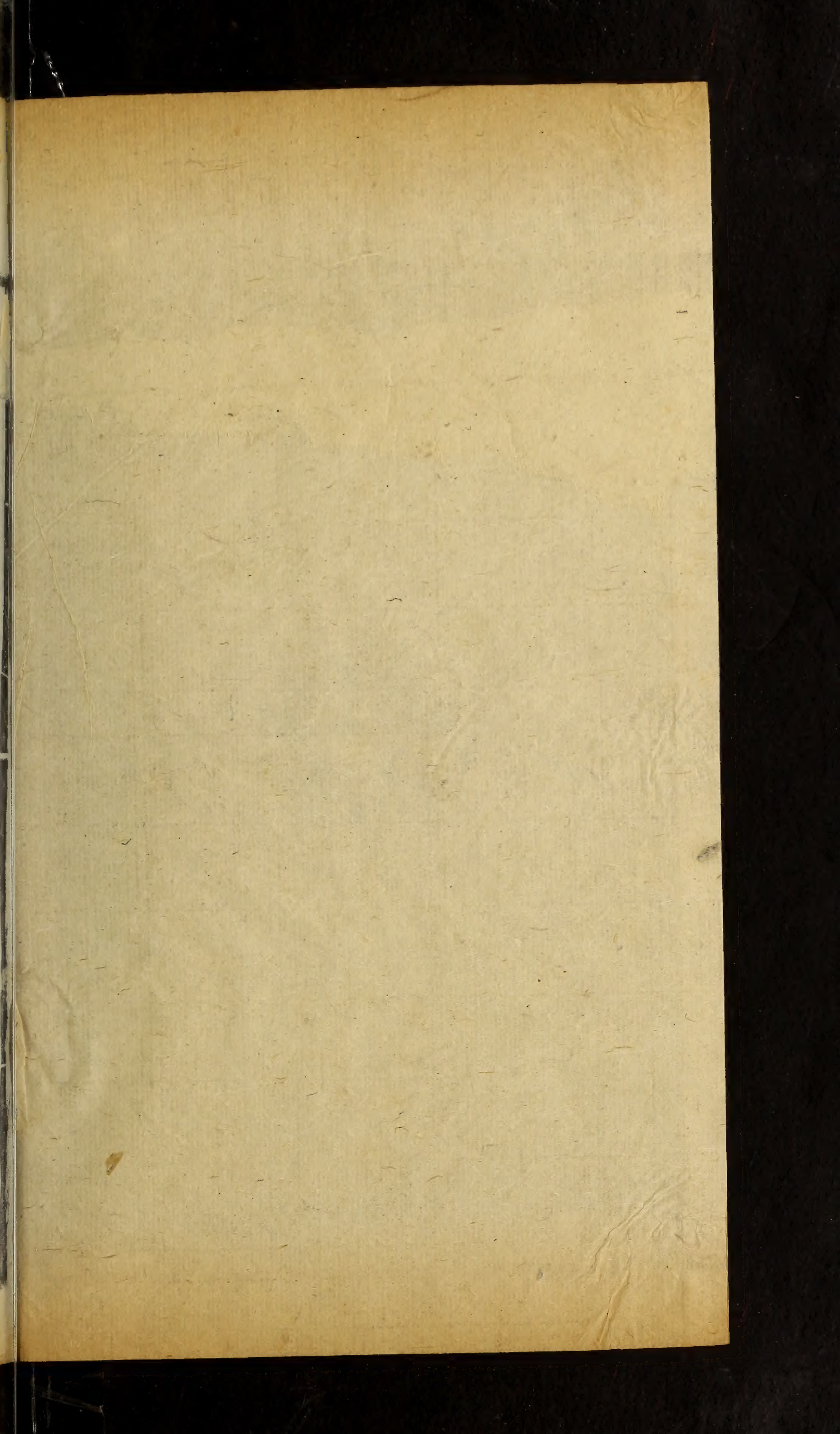




夫央東闕
崇罳災

大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二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綱】戊辰七年。六月。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司災見十卷　未央宮　十七闕見五卷十八　罘罳即今之亮隔蓋宮殿簷戶間也罘浮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貌

【綱】己巳。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目】民有

尺布斗粟之謠

長星出東方

又帝誅薄昭

歌淮南王（見上卷二九）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

【綱】長星出東方【發明】是時君德方明政事無闕書長星出東方其殆吳楚七國之應歟

【綱】辛未。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發明】薄昭之死。先儒論者多矣今綱目不書殺將軍薄昭而書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則所斷爲甚明夫昭雖帝之舅亦人臣耳安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者而可逭其罪哉。誅之當矣【目】薄昭（太后弟）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平聲）自引分（斷也）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胡一桂曰法乃天下公共之名器也法可宥天子不得私誅法可誅天子不得自宥故殺人者死文帝之法乃受之於高祖者也昭殺漢使正坐此科釀惡椒房盜竊神器恐此焉基之斯時也將欲全之以慰母心則上違高祖之成憲固不孝也將欲殺之以保宗社則毋或不食而死亦不孝也但誅昭以傷母不孝之罪小廢法以存昭亦不孝之罪大世固未有變及乘輿而母能獨存者也則誅昭正所以存母耳非達權通變者其孰能與於此【音註】釀音娘去聲○椒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温煖而香辟除惡氣也故后家稱椒房神器天下也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綱】壬申十一年夏梁王揖見上卷三十卒徙淮陽王武見上卷二九二三爲梁王【目】梁懷王薨無子徙淮陽王武爲梁

鼂錯言邊事

王。梁見下　二十　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綱】匈奴寇狄道。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目】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鼂潮錯措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阪返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不風雨罷疲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異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鬬。劍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春秋時戎國秦昭王滅之置義渠縣今陝西慶陽府寧州來歸義者。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有材多力之士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雪航趙氏曰。鼂錯四上邊事。先後始終皆有條理。文帝嘉納。皆底於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能以孔孟之道。正其心術。伊傅之道。輔弼人主。豈不爲漢廷之良佐乎。而乃以申韓刑名之學。峭直刻深以教太子。當時賈誼上書。言三王教世子之道。至爲詳切。蓋知錯所教非王道也。故景帝即位。卒啓七國之變。袁盎以私隙詭計而陷之。卒受覆宗僇身之禍。蓋其平日以申韓刑名導景帝。爲刻薄之事。不虞自罹其酷也。後之人臣。可不以錯爲戒乎。

【綱】募民徙塞下。

【目】鼂錯又言曰。胡人擾亂邊境。備塞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

河決

除關無用傳

治塞甚大患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耕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招集民免罪拜爵復福其家復除其賦役予冬夏衣廩食也胡人入驅而能止也獲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恕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綱 癸酉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今河南開封府延津縣東潰會金隄低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山東濟南府陽信縣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通謂之與卒塞之書法 書河決金隄始此

綱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

入粟拜爵免罪
鼂錯請貴粟

轉去聲○傳信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綱)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目)鼂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

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屑散也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大富樂矣詔賜農

親耕桑　除祕祝　除肉刑　緹縈

民今年租稅之半。

綱 甲戌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目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綱 夏除祕祝。目 初秦時祝官有祕（密也）祝。即有災祥（祥變異之氣）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綱 五月除肉刑。書法 除肉刑何予之也。肉刑古法也。自帝始廢古法。則曷為予之。不忍人之心也。

目 齊太倉（太倉上供）令淳于（複姓）意有罪當刑（刑肉刑也。斷趾黥劓之屬）。其少女緹（帝）縈（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

有刑錯之風
除田之租稅

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祝續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趾者笞五百）上既躬脩玄默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同網）疏（同疎）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綱】六月除田之租稅

【書法】除者何未除也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遂未除之非帝之儉約罔

存餘蓄能若是乎絲綢月一而已矣

目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其除之

致堂胡氏曰漢既大封同姓王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為邊患深入寇掠命將出師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三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節儉起化於身衣弋綈履革舃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其財蓋不可勝用矣

綱 乙亥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書法

特筆也。與書至祁連而還、封狼居胥山而還、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者、大有逕庭矣。【音註】至祁連見十四卷三。封狼居胥見十四卷八。登燕然山見二二卷二二。逕庭見上卷十五。【發明】十一年書匈奴寇狄道、募民徙塞下。是年又書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殆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如出一轍。特筆於此、蓋美之也。【音註】玁狁、音險允、匈奴別號。二句詩小雅六月篇辭。

【目】匈奴十四萬騎入朝潮那今陝西平凉府平凉縣。蕭關。在平凉府鎮原縣。上親勒兵、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腰、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綱】赦作徒魏尚、復為雲中守。

【書法】書作徒何、美改過也。

【目】上輦見上卷二一。過郎署。郎官府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昔有為我

拘憐思頗牧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下今吾每飯返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見六卷二六李牧。見七卷二一之為將也。上拊髀彼。股之外也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耳。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退平聲轂。天子親為推其車轂。曰。閫坤土聲。門限也以內郭門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軍市。謂軍人貨易之地。市有稅。稅即租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不必覆奏朝廷。委任

而責成功。故救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魏尚為雲中今山西大同府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眾。上功上斬首捕虜之功。幕莫府見七卷二一。一言不相應之數不合。文吏以法繩之。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一首為一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綱】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目】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玉帛祭神之。且曰先王遠施不

黃龍見成紀

求其報。望祀祭其國中之山川曰望。謂不必至其處。但遙望其方而祭之。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賢後親。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攝行祀。祝釐釐同禧。福也。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綱 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現成紀。今陝西鞏昌府秦州

目 初張蒼見上卷二七。以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爲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爲非是。罷之。至是帝名臣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草刱改易。歷見同上。服如王制虞深衣。夏燕衣。殷縞衣。周玄衣。色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事。蒼由此自絀。

綱 夏四月。

始郊見五帝

文帝策士得鼂錯

作渭陽五帝廟

帝如雍。(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始郊見五帝。【書法】天一而已，而曰有五帝焉，非古也。自是郊祀五畤，不可勝書矣。書始，病帝也。

【綱】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潮)錯為中大夫。【書法】親策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而所得者鼂錯耳。以是為失人，故譏之。是故文帝策士而得鼂錯，則書親；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文宗策士而失劉蕡，則書親，皆譏也。終綱目書親策三而已。【音註】武帝見下卷十六，文宗見五七卷十五。

【目】錯以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綱】作渭陽五帝廟。【書法】新垣平請也。帝於是少惑矣。

【目】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乃作渭陽五帝廟，一宇五殿。(在西安府西北。)

【綱】丁丑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夫

【書法】親何不宜親者也既郊見矣又作廟而親祠之是故文帝祠五帝廟則書親武帝祠竈則書親桓帝祠老子則書親皆非所親而親者也【音註】武帝見下卷十六桓帝見二四卷十二

【目】上郊祠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取六經中作王制所以述先王之制度故名議巡狩封禪見八卷四事

刺六經作也
王制
立齊王子
六人爲王

【綱】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

【目】立悼惠王肥上見卷二子將閭爲齊王都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志爲濟北王都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賢爲菑川王都青州府壽光縣雄渠爲膠東王都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卬爲膠西王都萊州府高密縣辟光爲濟南王都濟南府歷城

立淮南王子三人爲王

詔改元治汾陰廟

候日再中

縣。綱 分淮南地。立厲王一見上子三人爲王。目 安爲淮南見同上王。勃爲衡山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王。賜爲廬江今廬州府王。綱 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治汾荧陰廟。發明 人君即位以元紀年。故雖累數至百不改也。文帝至是已十六年。乃怵於邪臣之說。無故改元。果何義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目 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推測也日再中。日昃而復回午也。居頃之。日卻退也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蒲酺。布也。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平言周鼎在泗水中。見八卷五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有金寶氣。

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

後元年

【綱】戊寅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書法】文帝之篇，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至末年而書增壇場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為全美之累焉。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綱目抑左道，屏方士，必以伏誅書。

【目】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

議佐百姓詔

【綱】詔議可以佐百姓者。【目】詔御史曰：閒（近也）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平聲）。何以致此。夫度（鐸）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毋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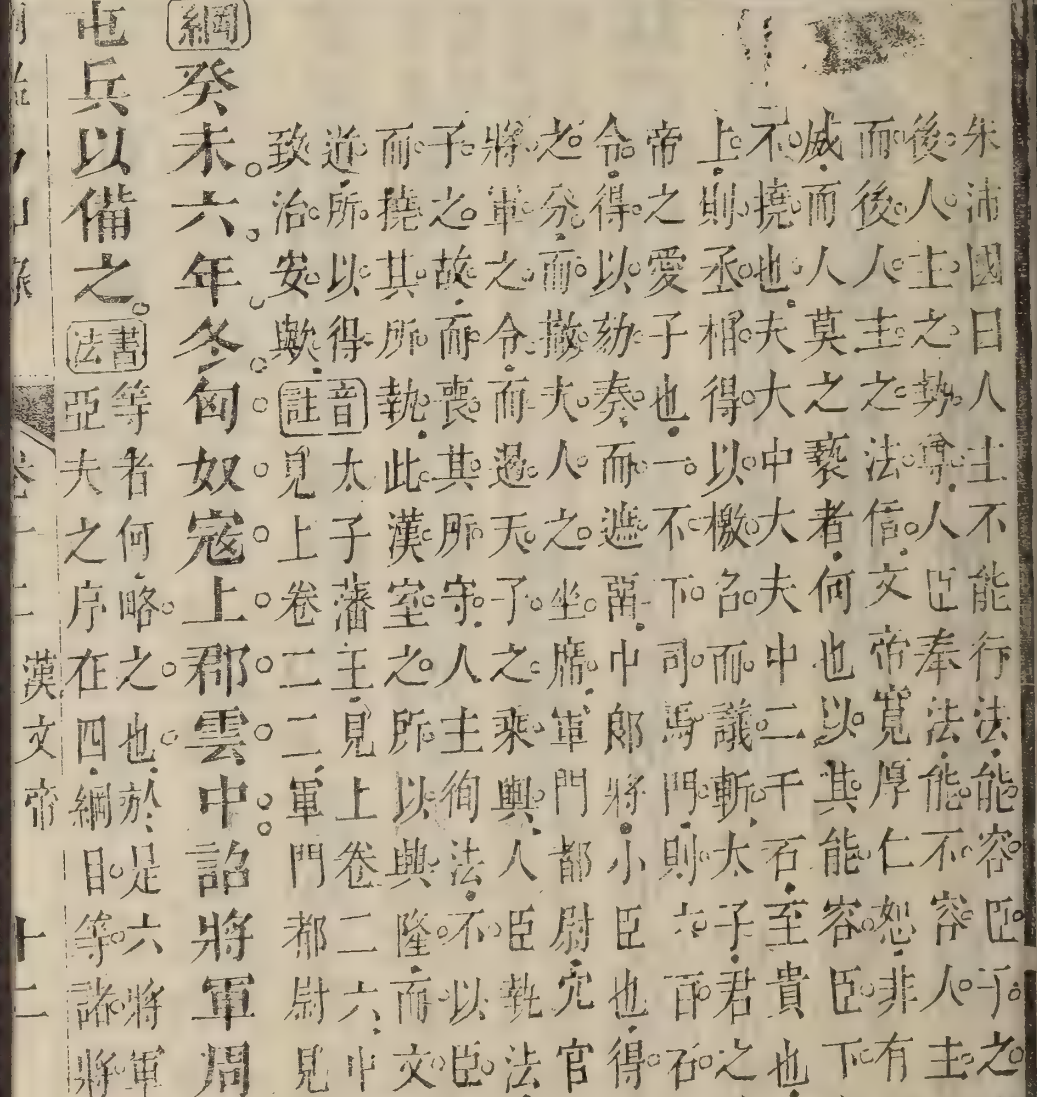
蓄爲酒醪（牢）以靡（散也）穀者多。六畜（休去聲○牛羊馬犬豕雞）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綱】己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目】匈奴連歲入邊殺略甚衆。上患之。乃遺（去聲）匈奴書。單（蟬）于（猶漢言天子）亦使當戶（匈奴官有左右大當戶）報謝。復和親。

【綱】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爲丞相。【目】張蒼免。帝以后（竇氏）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復姓）嘉故以材官（見上三）蹶張（以足蹋弩張之。曰蹶張）從高帝。爲人

申屠爲檄召鄧通

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爲丞相是時鄧通見上卷二九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卽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吸文書召通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先上聲徒跣赤足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弄戲也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文帝柔道致治安

朱沛國曰人主不能行法能容臣下之守法而後人主之勢尊人臣奉法能不容人主之撓法而後人主之法信文帝寬厚仁恕非有震世之威而人莫之褻者何也以其能容臣下守法而不撓也夫大中大夫中二千石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議斬太子君之貳藩王帝之愛子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太后面否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中郎將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亢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遲天子之乘輿人臣執法不以天子之故而褻其所守人主徇法不以臣下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柔道所以得致治安歟

音註 太子藩王見上卷二六中郎將見上卷二二軍門都尉見下

綱 癸未。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書法 等者何。略之也。於是六將軍備胡。而亞夫之序在四。綱目等諸將而首亞

細柳軍

夫亍之也。〔冒〕匈奴入上郡今陝西延安府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殺略甚衆。烽火見三卷二二通於甘泉。見上卷二五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遣將軍令免屯飛狐。在大同府廣昌縣蘇意屯句注。山名在山西太原府代州張武屯北地。今陝西慶陽府周亞夫勃次子次見七卷八細柳。原名。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劉禮次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徐厲次棘門。在西安府城東北以備胡。上自勞去聲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張也弓弩持滿。引滿而不發先驅前導也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

眞將軍

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使去聲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介甲也冑兜鍪也曲禮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朱子曰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兜鍪首鎧也兜音斗平聲鍪音謀蓌音剉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去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

孝景之罪益大

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

郭大有曰。文帝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節制之師。宜若此矣。但天子既入其營。亞夫當鞠躬稽首。可也。何尚以介胄自居長揖不拜。是過於守法。而後於慢君矣。使所遇非帝。禍能不及哉

【綱】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弛廢也。利謂山澤魚鹽竹木之利

【綱】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令天下吏民三日皆釋服。

【書法】短喪。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自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尚奚罪。罪其嗣君與臣子爾

致堂胡氏曰。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況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之薄於君親。其罪益大矣。

【綱】葬霸陵。見上卷二二三

【目】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

露臺惜百金

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廢也）以利民。嘗欲作露臺（以臺上不屋顯露為名。非謂承露也。）召匠計之。直（價也）百金（漢以一斤金為一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上曰。百金中人（貧富之間。）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黑色）綈（題。厚繒。）所幸慎夫人。衣不曳（異）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所以凭）杖。（所以倚。）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後世鮮能及之。

東萊呂氏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以其所餘貽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皆文帝之所留也。

綱 太子啓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綱 秋九月。有星孛于四方。

孝景皇帝 名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歲而崩。謚法。布義行剛曰景。○帝遵孝文之業。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原。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然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綱 乙酉 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爲太祖。孝

露臺惜百金

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廢也以利民嘗欲作露臺以臺上不屋顯露為名非謂承露也名匠計之直價也百金漢以一斤為一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上曰百金中人貧富之間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黑色綈題厚繒所幸慎夫人衣不曳異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所以凭杖所以倚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後世鮮能及之

東萊呂氏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以其所餘貽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皆文帝之所留也

【綱】太子啓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綱】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孝景皇帝 名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歲而崩諡法布義行剛曰景○帝遵孝文之業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然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綱】乙酉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爲太祖。孝

彗星出東北

熒惑逆行守北辰

月出北辰閒

歲星逆行太史中

且我使爲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爲所賣。歐血而死。【綱】以陶青爲丞相。鼂錯爲御史大夫。

【綱】彗星見五卷十三出東北。【書法】書彗星記異也。自是熒惑歲星逆行。明年長星出而七國反。兵滿天下。此其應也。綱目書彗十有七。書孛五十有三。則彗之爲異。非孛比矣

【綱】秋。衡山見上十雨去聲雹。薄。雹雨冰也。穀梁傳註。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綱】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閒。歲星逆行天廷中。熒惑見十八卷八。歲星木星。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此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曰歲星。【書法】月食不書。書出北辰何。月有常道。錯行至此。大異也。歲星不書。此其書何。記大異也。終綱目書歲星一而已

【綱】丁亥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目】梁見上二孝王以

竇嬰諫傳梁王

長星出西方

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之地賞賜不可勝道上嘗與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意然心內喜詹事竇嬰引卮（見九卷一）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梁王太后因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梁王以此益驕

（綱）春正月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

（發明）景帝即位纔三年耳孛彗雨雹熒惑歲星之變紛紛見於史冊至是又書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未幾果有七國之亂漢幾不保帝豈有外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寬仁恭儉家法未改而天變若此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景帝失德未形特以忌刻少恩而變異應

七國反

殺鼂錯

之捷如影響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若此觀之綱目所書則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是可不謹諸

【綱】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戊自殺

【發明】濞為逆已久特因鼂錯而發耳然使錯徐兵之端故書錯死於七國反之下以見禍變之興由錯而發然則書錯死而不去其官何哉錯之為謀雖日失於輕舉要之為宗社人計非為一已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為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或以為忠或以為愚其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殺較然甚明後之論錯者要當以是為的

【目】初孝文時吳見十卷二七太子入見得

侍皇太子飲博（局戲）爭道（行棊之路）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棊盤）提底。（擲也）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然以銅鹽故。百姓無賦（見上卷二九）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朔）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見十卷十）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

鼂錯請削諸國

室雜議。莫敢難（去聲）。獨竇嬰爭（諍）之。錯又言楚（王戊。高帝弟交孫。都江南徐州。）趙（王遂。高帝孫。幽王友子。都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有罪。皆削一郡。膠西（王卬。見上九。）有姦。削其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稅）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齊（王將閭）、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俱見上。同）皆許諾。初楚元王（名交）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複姓）伯（齊人）。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去聲）設醴（甘酒）。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

文帝傳朌戒太子

楚人將錯以鐵束頸我於市遂謝病去戊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見六卷二五之使雅正身舂之也於市及削吳會稽今江南蘇州府豫章見上卷二九郡書至吳王遂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遣去聲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見上十二眞可任將兵至是上乃拜亞夫爲太尉見上卷五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監齊趙兵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讙歡譁錯父聞之從

鼂錯父不忍見禍逮身

袁盎計殺鼂錯

潁川今開封府許州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上方與錯調去聲兵食問之盎曰願屏丙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

鄧公訟鼂錯

臣鼂錯擅適（同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臺上聲欺也）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盎使吳謁者僕射（上見）

卷二四

鄧公為校尉以言軍事見上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乃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

趙涉遮說亞夫

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欲刧使將盎得間諫脫亡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票輕慶○快捷也難與爭鋒願以梁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後徙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委之絕其饟同餉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轉去聲○傳驛車也欲急故乘傳車六乘也將會兵滎陽見上發至霸上見上十二趙涉遮說遮道而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免○殽山在河南河南府永寧縣澠水在河南府澠池縣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出武關在西安府商州抵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直入武庫蕭何造以藏兵

器。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閒。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見八卷二七。吳攻梁急。亞夫使輕騎出淮泗口。在江南淮安府城北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兵欲西。梁城堅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軍壘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陬。隅也。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

復置關用傳

公主嫁單于

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綱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濞。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

綱 戊子四年。春。復置關用傳見上四出入。以七國反備無常也 綱 夏四月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綱 己丑五年。春正月。作陽陵景帝壽陵。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邑。募民徙居之。綱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書法 高帝九年。取家人子為長公主嫁單于。不書。書和親。此其書公主何。重帝子也。自帝創有此舉。繼是不可勝書矣

綱 庚寅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綱 秋九月。廢皇后

廢后自景帝始

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薄氏。景帝即位以來。不書立皇后薄氏。蓋漏。【書法】廢辭有二。書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皇后某氏廢。有罪之辭也。綱目書廢后自景帝始。

【綱】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今湖廣荊州府。

【目】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焚上聲 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納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飄。景帝妹名 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

主曰譏栗姬而譽平聲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同銜恨也。○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促大行鴻臚屬官郎令行人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汝也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評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恚恨而死。

綱 春丞相青陶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綱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綱 以郅質都為中尉

書法 中尉未有書者至景帝始書則郅都當成其人焉帝之刻深有以召之矣。

目 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見上卷二二賈姬如廁次。圂池。野彘卒入廁

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都爲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去聲）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爲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綱 壬辰中元年。夏四月地震。綱 衡山原都雨雹（見上十六）

目 大者尺八寸。

綱 癸巳二年春三月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綱 秋九月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梁王殺袁盎

春秋大居正

書袁盎何奉常也然則曷爲不書宮薄梁罪也殺天

法于之議臣則曷爲薄之不以失刑病帝也其不貝

病帝何武大后所愛至爲涕泣不食則帝誠有所不

忍矣帝素刻薄者於是而天理之心油然固不得以

失刑病之也是故以失刑病其君則雖審食其書爵

不以失刑病其君則雖袁盎不書官綱目之權衡審

矣音註審食其見上卷二四

目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見上二十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見上卷四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見十卷三十用梁王爲繼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與夷而立弟穆公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隱公三

年。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由是太后議格止也。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爲。遣田叔往按捕勝詭。

韓安國諫梁王

勝詭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訹戌。誘也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

鄒陽說王

令勝詭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稱王

田叔燒梁獄辭空手來見

信

弟田蚡也俱見上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

今梁王卽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

爲足下憂之。長君誠爲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

入骨髓。水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竇太后王皇后金城之固

也。長君乘閒閒。乘空閒處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

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廄悉

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

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

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

禁酤酒

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伏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連上聲）矣。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綱】甲午。三年。夏四月。地震。旱。禁酤（沽賣也）酒。【綱】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是月。晦。日食。【綱】丞相亞夫免。【目】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王皇后兄）帝與亞夫議

周亞夫諫侯王信　周亞夫諫侯降王　詔讞疑獄

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王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綱】以劉舍為丞相

【綱】丙申。五年。秋。八月。未央宮東闕災。

【綱】九月。詔獄疑者讞。（讞年上去入三聲）

【目】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以文法致人於罪曰文致）而於人心不厭（厭煙入聲服也）者。輒讞（平議也）之

郊五時
三月雪
更減笞法定箠令

綱 丁酉。六年。春。二月。郊五時。時見三卷二四、郊五時卽祀五帝也見上九。

綱 三月。雨去聲雪。綱 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目 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買胡彭離定不識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見上卷二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

綱 更減笞法。定箠令。書法 書更減何易輕刑也、前書減笞法於是書更減重弓之也、終綱目再書而已矣

目 既減笞法。見上十五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追上聲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去聲其節

李廣卒遇匈奴

嘗笞者。笞臀。豚畢一罪。乃更耕人自是笞者得全【綱】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目】匈奴入鴈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上郡今陝西延安府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猝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石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陣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將之乘白馬者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卒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綱】秋。七月

詔治獄者務先寬

也震二十一日

晦。日食。[綱]以甯成爲中尉（書法見上二二）[目]自郅都死（中二年竇太后殺之）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甯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不如。然宗室豪傑。人人惴恐。

[綱]戊戌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書法]（前書詔獄疑者讞之。繼書吏減笞法定箠令。此書詔治獄者務先寬。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帝雖天資刻深。而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目]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見上）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綱]夏。大酺（見上十）五日。民得酤酒（見上於是禁六年矣）[綱]地震。[目]震凡二十二日。[綱]丞

直不疑償金

相舍免　秋七月晦日食綱八月以衛綰彎上聲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目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祝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綱下條今直隸河間府景州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目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恣大塊

設箴無箸

地一日三動

戒二千石脩職事詔

肉也無切肉又不置箸任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官名掌武帳帷幔取箸上視而笑曰。北非不足君所乎猶言此莫不滿於君處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同怏怏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郎尚方之工尚方少府屬官掌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甲楯同盾可葬者爲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綱】已亥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書法】書地震多矣未有書動者何動而止者也震久而動速也震震無數而動有數也綱目書地震百一書地動一而已矣【綱】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目】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

者也錦繡纂組（纂赤組組印紋）害女紅（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以貨賂爲市（行同）商賈漁奪百姓（奪民若漁獵然）侵牟萬民（侵民如牟賊也牟食苗根蟲）其令二千石（見十五卷三一）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帽）亂（不明也）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綱】秋大旱

【綱】庚子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

【綱】十二月雷日

五星逆行守大微月貫天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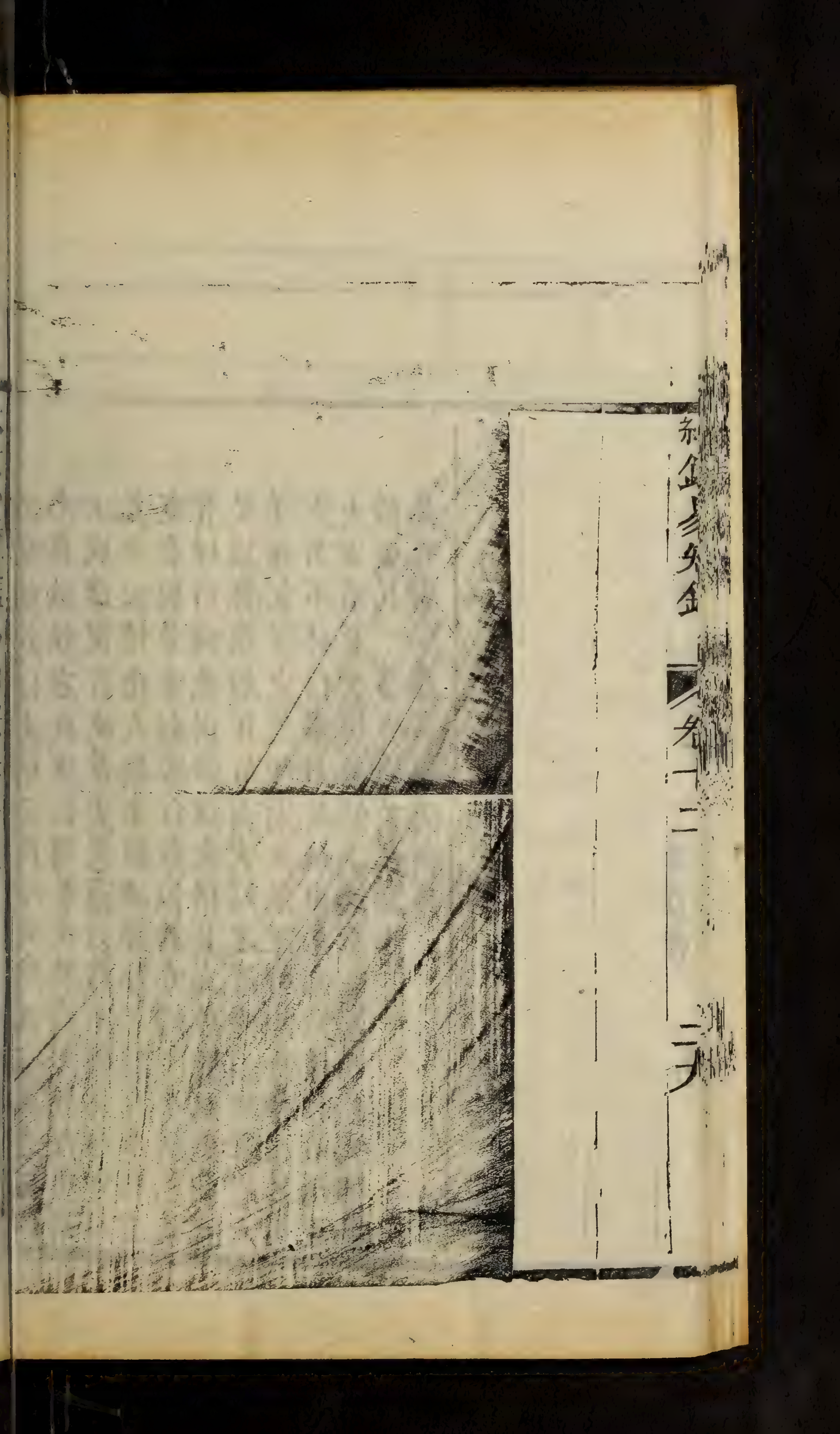
楚采黃金造王

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太微天帝南宮也龍星右角日天廷書法日月赤凡五日大異也踰月而日復如紫月貫天廷又有五星逆守太微之變乾象莫大於七政咎徵並見曾不旼月變孰大焉未幾而國有大喪變不虛生信矣哉日月赤日如紫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

綱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綱帝崩太子徹即位年十六綱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二月葬陽陵。見上二一

末新劉氏日賀善贊日景帝之資素號刻深以所書考之殺鼂錯廢薄后殺太子榮獄周亞天皆其病根之發見者也然觀其從田叔之言置梁事於不問亦庶幾易悟者中五年以後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則君子蓋未嘗深絕之

沙堂胡氏曰。文景養民厚矣。然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謂孝文恭儉。孝景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爲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諱賞肆行。緩急則惴慄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適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佞。紬申屠嘉。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其視文帝。益懸遠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大本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三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名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歲而崩諡法威强睿德曰武。○帝征伐四夷。海內虛耗。末年不免輪臺之悔。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使其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綱】辛丑。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改元有年號始此。冬。十月

董仲舒賢良三策

卯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書法〕特筆也文帝之世再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矣不書所罷於是特書治申韓蘇張之言皆罷之蓋統一也終綱目書舉賢良而有所罷者一而已

〔目〕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今直隸河間府景州）董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同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醒）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同無）道之世者

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上聲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旋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由同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

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

邪氣奸(干)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低)防(房)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尖)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

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其材而授之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陵）圄（語。獄名）

桼曰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申不害韓韓非之說申不害見五卷十八韓非見七卷二五皆善刑名法術之學楊子問道篇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狼性貪故謂貪爲貪狼爲俗誅責也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

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朔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率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

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遍覆包函含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

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敎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敎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

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同暗致明以微致顯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洛而不亂復福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

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帽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救同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問予予之齒上日齒下日牙者去上聲其角傅附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

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傚。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 見四卷四

春秋大一統

一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註。王者受命改正朔自甸侯以至要荒。咸本之。故曰大一統。 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六經也。禮樂書詩易春秋）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今江南揚州府。見下文。）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蘇秦張儀。皆戰國遊說之士。）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名非）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同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文種）蠡（范蠡）伐吳滅。

伐國不問仁人

正誼明道

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之寔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人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况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爲其先（去聲）詐力而後（去聲）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

西山眞氏曰。仲舒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

仲舒識得本原

董子有儒者氣象

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其以情爲人之欲。則未爲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

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歟。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

遂昌尹氏曰。武帝繼文景之後。傑然有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廷。又得一代大儒爲之舉首。於是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少訾哉。奈何數年之後。遊宴奢慾。宮室

三銖錢

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爲秦者幸爾觀綱目初年所書清淨簡寡與後來屢書多事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銳退速之患而始終全德之君在三代而下益不易得也

綱春二月行三銖殊錢。

綱夏六月丞相綰衛綰免以竇嬰爲丞相田蚡憤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申公爲大中大夫

目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薦舉人才如推車轂令其前進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者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薦其師申公見上卷十八上使使者奉安車

蒲輪（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束帛加璧（下設束帛上加以璧）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見十一卷十四）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歷服色見上卷八）

【綱】壬寅。二年。冬。十月。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

【目】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

萬石君

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見十五卷三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升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丙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

以衛青爲大中大夫

衛青冒姓衛氏

有星如日夜出

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綱春。二月。朔日食綱三月。以許昌爲丞相綱以衛青爲大中大夫。目陳皇后驕妒擅寵而無子寵寖浸衰。上嘗過戈姊平陽公主爲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曹壽所尚故稱悅謳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青之父鄭季爲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而生青故冒姓衛。○媪音襖爲侯家平陽侯家騎奴名爲建章宮名在西安府城西北監侍中旣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綱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綱置茂陵邑武帝陵邑今西安府興平縣

【綱】癸卯三年冬十月河水溢于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大饑人相食。■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綱】閩■見十一卷擊東甌越別種今浙江溫州府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閒。【綱】九月晦日食。【綱】帝始爲微行遂起上林苑。

【書法】盧生教始皇爲微行不書於是始書非創也則其書始何終身之辭也帝在位五十餘年甫三年已若此矣以爲不可勝書書其始而已【音註】始皇見八卷十【發明】武帝踐祚未久輕舉妄動已見於此夫人君繼體承祧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烏可肆其輕佻身爲匹夫之舉向使柏谷主人之計得行其危豈不甚哉書始爲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棄萬乘之尊失人君之體其見於此況又因之起苑囿之役乎【音註】警蹕見十一卷四

【目】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

南山射獵

夜至柏谷

其後異者寵用之莊助（漢書作嚴助避明帝諱）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朔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皐不根（猶言不經也謂不通經術）持論好詼諧（詼譏戲也諧和韻之言）上以俳（牌）優（俳戲優倡也）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也私出常人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下射獵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戶。今西安府鄠縣）杜（今西安府咸寧縣）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塢名在河南河南府永寧縣）逆旅（客舍也）主人疑為姦

東方朔諫起上林

盜衆少年欲攻之主人嫗(於去聲 老婦之稱)異上狀貌飲(去聲)翁以酒而縛之二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除(治也)上林苑(在西安府渭南縣初令民得入田今復治爲苑)屬(覵○連也)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耕)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蛙)魚貧者得以給足全規以爲苑絕陂(卑○障曰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墟(丘)壞(怪)人家墓發人室廬其不可

司馬相如諫獵

一也。垣而圍之。騎障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低)之輿。(何足以此而危殆。無所隄障之車輿。)其不可三也。上悅。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

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天子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掘)之變。(銜。馬勒也。橛。車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而傷人。)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魚)。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

無形旣同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畏簷瓦墮中人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有風如血

千兩錢 置五經博士

綱 甲辰四年夏有風如血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綱 乙巳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綱 置五經博士

瓊山丘氏曰秦焚詩書五經爲世大禁漢興猶復出然皆私相傳習於其家至是官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嚮風公相授受以爲世業武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小哉

綱 丙午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 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 五月太皇太后竇氏崩 綱 六月丞

孛星長竟天

伯昌黜免以田蚡爲丞相【目】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去聲）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拜官曰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少府官屬少府有考工室工作器械之所）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見十一卷四）是後乃稍退【綱】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綱】以汲黯爲主爵都尉【目】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

天子之使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汲黯矯制賑民

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太守好清靜擇丞史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閤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名爲主爵都

汲黯臥治東海

尉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

汲黯之戇

汲黯社稷

云。（猶言如此如此。史略其辭耳蓋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撞）也（戇愚直也）羣臣或數（上聲）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休假日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致堂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爲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爲文或撫劍疾視以爲武或闢土服遠以爲功或耽佛好仙以爲高雖汙潔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離欲施行仁義而行之無本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故人君莫大乎脩身而脩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郡國舉孝廉

綱 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目 從董仲舒之言也。

綱 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

李程將兵下同

屯北邊。回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
伍。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曲曲有軍候一人伍行伍也行陳陣就善水草
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古者軍有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
食夜擊持行○鐎音焦溫器三足有柄莫府見七卷二一省約文書籍。亦遠
斥候。斥度候望也所以望烽燧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
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
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眾而
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
嚴而已矣然則效程不識雖無
功猶不敗效李廣鮮不覆亡哉

武帝策士得公孫弘

祠五時

祠竈求神仙

綱 夏五月、詔舉賢良文學、親策之。得公孫弘 書法 同上卷九文帝

綱 戊申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時。見上卷九又二五 綱 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 書法 親者何、不宜親者也。竈五祀之一耳、而親祠之、帝始惑於方士矣、故特書始。 目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善爲巧發奇中。時時發言有所中也 言祠竈 炎帝作火官、死爲今之竈神、 則致物、或藥物或鬼物或祥瑞之物 而丹砂 朱砂 可化爲黃金、蓬萊見八卷五 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 見同上 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 秦時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 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 同劑 爲黃金。久之、少君

立太一祠

聶壹請誘擊匈奴

王恢以爲擊之便

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

〔綱〕立太一祠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綱〕夏六月。遣閒諜誘匈奴單于入塞。賛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書法〕書誘何醜之也。匈奴未聞犯塞也。而輕聽妄動。以中國而行詐於四夷、以是爲可醜也。故書誘。曷爲獨罪王恢。恢首事也

〔目〕馬邑 今山西大同府馬邑縣、豪 帥也 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 前年與匈奴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以爲擊之便。上從恢議。以韓安國 廣、王恢爲將軍將車騎

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猶漢言天子。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在大同府朔州西。得鴈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尉史。郡丞曰尉。尉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恢廷尉。恢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綱 庚戌。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縣名。故城在山東青州府。侯竇嬰。

書法 非日食。未有書晦朔者。此其書十二月晦何。甚殺者也。曷爲甚之。越日則春。春不殺矣。以帝爲

唯汲黯是嬰

族灌夫

有恐失之心也故甚之族灌夫不書夫罪人不足書也綱目殺無罪書殺
目 初孝景時竇嬰為大將軍由蚡王太后同母異父弟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潁陰見卷二十十一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數朔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去聲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太后之朝廷辯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藉籍踐也陵吾弟令平聲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

四月隕霜殺草

河間

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論殺之。綱春三月。丞相蚡卒。

綱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以薛澤爲丞相。

綱辛亥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

春正月。還而卒。書法綱目不皆卒諸侯。河間王德卒於國。卒何以書。賢之也。其賢之何。獻雅樂。對詔策。賢也。賢之斯卒之矣。是故入綱目。書來朝未有書所事者。書曰獻雅樂對詔策。特筆也。目

河間今直隸河間府獻王景帝子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事實。每求眞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安見上卷十叶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周禮。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

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辟雍明堂靈臺）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正月王薨。諡曰獻。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晏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綱 通南夷。置犍（堅）爲郡。通西夷。置一都尉。目 番（婆）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令唐蒙上書曰。南越（今廣東廣州府）王名爲外

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今湖廣長沙府)豫章(今江西南昌府)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故城在四川遵義府)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牁歌○夜郎臨牂牁江江水至廣州府番禺縣入海○番禺音潘魚)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去聲)置吏上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從筰(昨)關(在四川雅州府榮經縣東北)入見夜郎侯多同(多同夜郎名也)厚賜之約爲置吏多同聽約蒙還報上以爲建爲郡(今四川敘州府)時邛(窮)筰(筰二國名邛今四川邛州筰今四川黎州安撫司)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司馬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茫○冉駹西夷二族)近蜀(今四川成都府)易通爲置郡縣愈

司馬相如通西夷

大風拔木

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今四川重慶府)蜀(見上)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通關去塞)關益斥(開拓也)西至沫(末)若水(沫水在雅州城西若水在榮經縣西南)南至牂牁(牂牁郡即遵義府)爲徼(敫○邊也東北曰塞西南曰徼)爲置一都尉

[綱]秋七月大風拔木

[綱]皇后陳氏廢

[目]后以祠祭厭(壓入聲)勝媚道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竇大主(帝之姑館陶公主)慙懼稽(啓)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主見(現)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鬬雞)鞠(蹋鞠鞠以韋爲圓囊實以毛髮蹴蹋爲戲)角狗馬

東方朔諫納董偃

上大歡樂之，因爲置酒宣室。見十一卷三八使謁者引內納偃。中郎東方朔辟闢戟梓楣也朔是時陛戟殿下辟戟者謂以戟置地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爲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

作見知法

以公孫弘爲博士

爲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在未央宮北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綱詔大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目上使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謂拘刻於因循守職無所毀作之吏作見知法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是爲故縱則以其罪罪之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綱八月螟明食苗心蟲綱以公孫弘爲博士書法前書以董仲舒爲江都相則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於是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策問之弘對第一遂以爲博士則曷爲不書略之也其略之何不稱也先聖之術弘何足以知之然則麤錯之於直言極諫亦不稱矣則何以書直言極諫其稱不稱易見也弘以儒名有似於習先聖之術者綱

公孫弘對策

目別嫌明微。斷之者。音董仲舒。見上一。絕之於先聖之門也。註鼂錯見上卷九。自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寺。各縣依次接續飲食之。令平聲與計偕。計。郡國每歲遣諸京師上計簿使也。偕。俱也。言使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偕來也。菑支川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問職治。去上聲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言有次第也。罰

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氣同則從聲比（避合也）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與上合德）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畜（休去聲）蕃山不童（山無草木日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臣聞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治之本也得其要

轅固斥公孫弘

則天下安樂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也策奏天子擢爲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徵召之人未有正官故稱待詔金馬門者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般門故更名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固遂以老罷歸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評於是上大悅之嘗與汲黯請閒見十一卷十四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悅其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

汲黯廷詰公孫弘　初算商車　衛青擊匈奴有功

廷詰之弘多詐不忠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益厚遇之

【綱】壬子六年冬初算商車起商賈車稅【書法】商車前未有算也罔利蓋始於此書初算商車則帝之掊斂作俑見矣

【綱】春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卻之【目】匈奴寇上谷今直隷保定府遣衛青等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爲胡所得絡盛平聲置兩馬閒廣佯死暫猝也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兩將軍亦無功唯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見上十然善騎射材

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皇子據生

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 綱 夏大旱蝗

綱 癸丑 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目 詔曰朕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郡守 國相）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升）任也當免奏可 綱 皇子據生春三

李廣漢之飛將軍　主父偃上書

月。立夫人衛氏爲皇后。赦。【書法】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於是衛青擊匈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據故日太子以兵始終焉終綱目書子生五皆有故者也是故據以反終則書生弗陵以危嫡則書生宋劭以元凶則書生魏恂以叛父則書生魏詡以太后之悖則書生【音註】弗陵見下卷三三宋劭見三五卷十三魏恂見三六卷二三魏詡見三七卷二一【綱】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目】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綱】以主父甫偃嚴安徐樂爲郎中。【目】臨菑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主父複姓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見五卷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攻胡見八卷七辟闢地千里百姓靡敝不能相養蓋天下始畔秦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今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今人用財侈靡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攻胡

徐樂上書
土崩瓦解

南攻越。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今徇行定曰徇西南夷。建城邑。見上十八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西胡皆事龍神。名大會處爲龍城此八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今直隸順天府王田縣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土崩。若宇土崩頹不在瓦解。若屋瓦解散陳涉見八卷十五起窮巷。奮棘同戟矜。同獲音芹○戟柄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持戟柄耳偏袒但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見上卷十七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同擒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閒近也者關東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

五鼎烹

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

臣畏其口。賂遺（去聲）累千金。或謂偃曰。大橫（去聲）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牛羊豕魚麋）死即五鼎烹耳。（謂被鼎鑊之誅）

綱甲寅。二年冬。賜淮南王安几杖。毋朝。綱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目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宗）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見上卷十八）然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嫡）嗣代立。餘無尺寸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

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綱]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去聲之。遂取河南地。見八卷七立朔方郡。今陝西寧夏衛募民徙之。

[綱]三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見上十

[目]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滑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止。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郭解。蟹關東大俠也。俠。任俠也。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卿者也。亦在徙中。衛青為去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

公孫弘斷郭解罪

三遊德之賊

家。解平生睚（厓）眦（恣。相忤貌。）舉目殺人（言舉目相忤者亦殺之。）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平聲）郭解，生曰：解專以奸（于）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短）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

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臣聞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綱】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夷其族【書法】齊王書有罪矣偃請治其罪者也則曷為書誅偃劫其王令自殺偃之橫至此極矣不誅則何以為法綱目書齊相正名也

【目】燕王定國與父姬姦奪弟妻殺肥如今直隸永平府盧龍縣令郢人郢人家告之王父

公孫弘請誅主父偃

孔臧乞為

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姊通。偃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上曰。臨菑（齊都見上二三）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通。請治之。於是拜偃為齊相。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弗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綱】以孔臧為太常。

【目】上欲以孔臧（孔子十二世孫）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

公孫弘爲布被

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綱】乙卯。三年。冬。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

【目】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今遼東都司。北築朔方見上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疲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去聲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三公奉俸祿甚多爲此詐也上問弘

公孫弘亦有長處

二事得大臣體

以張湯爲廷尉

弘謝曰。有之。臣誠飾詐欲以釣名。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齊菑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族郭解是也。且武帝好征伐。天下皆欲諫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故弘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其罪甚於知。卒族解。此二事得大臣之體。【註】卜式見下卷七。酎金見下卷十九。

【綱】以張騫爲大中大夫。【綱】夏六月。皇太后王氏崩。【綱】秋以張湯爲廷尉。【書法】文帝之世。書廷尉二。吳公。張釋之。皆吉人也。武帝書廷尉二。則張湯

汲黯質責張湯

杜周其人爲二君之首矣公見十一卷二十張釋之仁暴於此可見矣 註見十一卷二五杜周見下卷

目 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朔質責湯於上前也質對 曰君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三見上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耕之爲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深刻深苛繁苛黯伉直也抗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綱 罷西夷

綱 丁巳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薛澤免以公孫弘爲丞

公孫引東閣延賢

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

相封平津今直隸河間府鹽山縣侯。目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閤以延賢人。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接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常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今陝西鳳翔府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平聲，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綱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

目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今陝西寧夏衛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擊之。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

園之右賢王驚潰（會）園北去得裨（皮）王（小王也）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休去聲）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青聞愈賢黯數（朔）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側）而視之（廁謂牀邊側也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然則踞廁者蓋輕之也）丞相弘燕見（現）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

見也上嘗坐武帳（帳織為武士之象也）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東萊呂氏曰漢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其胸中涇渭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疏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中厚也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

置博士弟子

【綱】夏六月為（去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書法】書嘉傳經也書置博上弟子始此。）

【目】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

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福其身復除其賦役第其高下以補郎中主宮殿門戶文學掌故掌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爲之故云郎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綱]秋削淮南二縣賜衡山王賜書不朝

[書法]前淮南王安嘗書賜几杖毋朝矣此其書不朝何誅意也賜當久朝過淮南乃謝病於是帝賜書不朝毋云者自帝言之也不云者自王言之也書曰賜衡山王賜書不朝誅意也然則吳王詐病文帝賜凡杖老不朝則何以不書不以吳王累文帝也其不以累文帝何博局之憾漢有以召之矣非安與賜比也故諱之不書

[音註]毋朝見上二五吳王見上卷十七

[目]

初淮南王安(見上卷十)好讀書屬(祝)文。招致賓客。多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見十一卷二九)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是歲被亡之長安。(京師)上書自明。事下廷尉蹤跡連安詔削二縣安恥之。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見同安)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不相善也)賜聞安有反謀。恐爲所幷。亦結賓客爲反具。當入朝。過淮南。爲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綱 戊午六年春二月遣　衛青率　六將軍擊匈奴 目 大

衛青擊匈

衛青復擊匈奴

衛青不誅蘇建

將軍青出定襄（今山西太原府寧襄縣）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咸屬、斬首數千級而還。綱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目 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遇單（蟬）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皮）將（偏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同柿、音費）腑（附。樹皮於木樹皮附於樹也）。木札也、腑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職雖當

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因建詣行在所見三三卷

五詔贖爲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爲票姚去聲○勁疾貌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奔趨利便利斬捕首虜過當所將人數少斬首捕虜爲數多過於所當於是封爲冠貫軍漢縣故城在河南南陽府鄧州城內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漢縣故城在南陽府城東北侯信教單于益北愈向北也絕幕同漢○直度日絕漢北方流沙也匈奴南界以誘罷疲漢兵徼騎極而取之徼要也要漢兵令其罷極然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

詔民得買爵贖罪

武功爵

綱 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發明 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可贖也而贖之於以見用兵煩費之患為何如哉其曰置武功爵則經費不足賞功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

目 是時漢比祕也歲連年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陸運漕水運之費不與預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帽亂也廢矣

